

對沙士和新冠的經歷與反省

李國維

時間匆匆，轉眼又是二月天，亦是農曆新春重臨的時節。時間推動着季節的輪軸，又完成了一圈。日子像是稔熟，卻又陌生；事情有若重複，實質不斷變化。人、事、地、時、內容和細節，全都換了。

當下是 2021 年，新型冠狀病毒病橫空面世已十多個月，在本港肆虐，也超過一年了。疫症在世界各地，如潮水拍岸，退去復來，一次又一次爆發。香港也免不了這樣的折騰，一浪比一浪猛烈，一波比一波持久。對社會的影響也愈來愈廣泛、愈來愈嚴重。此刻，疫情似在消退，卻仍未擺脫反彈的陰影，全港市民還在第四輪的鏖戰中。

記憶中的影像，一下子匆匆回撥到 2003 年初，也是新春時節。事實上，於 2002 年底，已開始傳聞廣東可能出現某種疫症蔓延，內地市民爭相搶購白醋，以為可用保醋手段來防疫。作為醫者的我，聞得此事，心中猜想，會否是類似 1997 年禽流感的重臨？精神上稍有戒備，且靜觀變化。未幾，超乎我想像且驚心動魄的非典型肺炎疫情，在本地爆發，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抗疫故事，在不同的場合上演。

非典型肺炎，又稱「非典」，全名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」，英文為 **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**，縮寫作 **SARS**，因此港人稱之為「沙士」。沙士疫症發展初期，原因不明，一度曾以為是衣原體（*Chlamydia*）細菌所引致，後經包括香港專家多方加緊努力研究，於 2003 年三月得出結果，四月由世界衛生組織

確認宣布，致病原為一種冠狀病毒（Coronavirus）。簡單而言，冠狀病毒包含不同品種，個別品種可感染不同生物，包括人類，其他哺乳類動物（例如果子狸、蝙蝠、駱駝等）及禽鳥類。過往，已知有數種冠狀病毒可引致人類普通流感（有別於流行性感

冒），或俗稱傷風。此外，2012 年於中東爆發，後傳至韓國首爾的「中東呼吸綜合症」（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或 MERS），亦為另一品種冠狀病毒所致。再者，就是現時全球流行的 2019 冠狀病毒病（Coronavirus disease 2019，縮寫 COVID-19），簡稱「新冠肺炎」（下稱「新冠」）。

一次又一次的冠狀病毒疫症，莫非真是避免不了？其實早有專家提醒，人畜分隔的重要，特別是避免接觸、甚至捕獵或食用野生動物，都會增加出現疫症的風險。沙士是一次重重的教訓，但隨着時間的流逝，人總是善忘的。這令我想起十個童女的故事（瑪 25:1-13），五個明智，五個糊塗。明智的時時醒寤，做好準備，最後得以參加婚宴。糊塗的終究失諸交臂，就算捶胸頓足，也無補於事。這是對末世的譬喻，明智與糊塗的以後各不相干。我們活在現世的不僅是明智、糊塗混雜一起；且個別的人此一時明智，難保下一刻不糊塗。因此，除了保持醒寤，亦需互相扶持，「彼此擔待」，以滿全愛德（哥 3:12-14）。

沙士和新冠兩次疫情，我都是在醫院工作。但兩次疫情中的個人經歷，頗不一樣。十八年前，2003 年，我主要是負責臨床工作，照顧血液科，特別是造血幹細胞移植（即一般稱作骨髓移植）的病人。當年，在這方面工作的人手，相比病人數目頗為缺乏，可謂忙得不可開交！

那邊廂，沙士病毒經內地教授來港悄悄傳入，不久其人住酒店多人染疫；又引發威爾斯親王醫院院內傳播，波及醫護；更觸發社區爆發，淘大花園尤其嚴重，場面之震撼，全社會氣氛之緊張，至今仍歷歷在目，猶如昨天。當時的抗疫人員，在醫學上，由起初對沙士病毒一無所知，到漸漸略知一二，真箇是夙夜匪懈，不斷摸索，努力研究預防與治療的方案。因所知甚少，人人難掩內心憂慮，但醫護仍能保持鎮定，個個奮勇，絕不缺志願者加入一線臨床抗疫行列。故然，當年防預裝備不足，院內嚴重缺乏合規格的隔離設施，加上各人匆匆上陣，事前訓練有限，以致時有傳出醫護染疫的消息。雖此種種，卻打從一開始，完全無阻醫護抗疫的堅定信心與毅力；可謂前仆後繼，總有新血自願補充倒下來的人手。眾多無名英雄，在此無從盡錄。

這種專業的服務精神，令人致敬。內裏包含着對尊重生命與珍惜每個人都可貴的信念；對雖是荊棘滿途，但仍抱有闖出未來的希望；以及對徬徨無助的病患愛心的關懷與照顧。他們雖然不是每位都是教友，未必人人認識天主，但絕不減我稱他們為兄弟姊妹的資格。他們雖可能未達致教理所要求「信、望、愛」的境界，仍確實反影出上主的真、善、美，皆因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天主肖像的一面（創 1:27）。

當醫院部門呼籲志願者，加入沙士隔離病房前線工作，我內心也曾經一番考量與掙扎。感染甚至死亡的陰影，固然存在，但更實際的原因，是上面提到我負責的移植工作。萬一我倒下了，以當年的條件來說，受影響的病人數目不少，其他血液科同事的工作亦會大大增加。再三思量，這事便擱在心裏，從未與他人提及。一方面，保持自己身心健康、平靜，做好各樣份內事；另一方面，有機會便與那些在沙士前線工作的胸肺科醫生交流，瞭解

和學習關於沙士的科學知識與治療方案，也為同事們打氣，提高鬥志。沙士一役，我雖在醫院工作，但可說是比較旁觀、支援的角色。

新冠大概於 2019 年底在內地武漢出現，快速傳播。疫情嚴重的消息，於 2020 年一月已廣為流傳，甚至泰國、日本、韓國等鄰國也相繼出現個案。一月廿三日國內史無前例，宣布武漢大規模封城隔離措施，事態嚴重可想而知。本港政府、衛生部門及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當然也開始調動起來，準備應對防範新冠傳入。翌日正是農曆除夕年卅，節日氣氛濃厚，家家戶戶都懷着喜慶輕鬆的心情，市面相當熱鬧，一如以往過年。那料到，一場空前的抗疫大戰已不動聲色地展開了！

此時的我跟十八年前，已多有改變。剛渡過兩個月退休生活，2020 年一月正式開始以兼職生身份專注臨床工作，卸下過往十多年不斷累積起來的各樣行政職務。擔子輕鬆了，事務也緩和了，時間比較寬裕，再加兩個月的「放縱」，身心靈都整合過來，重新出發。然而，輕鬆的心情隨疫症逼近，正快速地消散。因着過往沙士一役與累積了行政經驗，頗能瞭解和預計疫情的凶險與可能帶來的廣泛影響，且對醫療系統的嚴格要求，有機會產生百上加斤的超負荷狀態。這將是自沙士以來，甚至可能是自百年以來，本地面對最大的醫療衛生挑戰。院內以至整體醫管局，許多臨床的醫護骨幹人員，都未必有當年沙士當年的親身經驗。這肯定會是對他們以及整體醫療系統的一個重大的考驗。

一如當年沙士，預計內科部將是接收新冠病人的其中主要部門之一，部門主管很快便開始組織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，呼籲內科同事自願加入，並編排工作時段。這一次我沒多想，因着兼職身份，工作編配可以較有彈性，即報名入列。結果被編排於三月

中開始隔離組的臨床工作，又安排了這段時間留在醫院住宿。另一方面，我也重新溫習好幾遍，熟練一下穿着預防感染的各樣裝備，包括口罩、長袍、帽和面罩。不單穿上，更重要是事後卸下及清洗的步驟，不然稍一不慎就可能「中招」。趁有空閒，去瞭解隔離病房的實際工作情況和每日大概程序。事實上，當時正是第一波的階段，除我以外，許多其他醫護及支援人員，都在一批一批的接受適當的再培訓與練習。自從沙士之後，基本上所有醫護於學生時期，已接受過這些感染控制的教育。但這回真的是面臨大敵，心情亦不會如一般上課時輕鬆，人人認真，個個留神。我內心感動又感恩，有那麼多年輕的醫護工作人員，勇敢接受挑戰，願意擔當重任，自願地、認真地做好各自的工作。每人想的，不是要當什麼英雄，祇是盡好本分。和以往沙士差別，是當年缺乏事前的訓練，一切邊做邊學邊摸索，何謂標準裝備，也要摸著石頭過河。但另一方面，那種認真、熱誠、戰戰兢兢的精神，絲毫無異。各醫院內的隔離設施，也比當年增加及完備得多。沙士過後，所有醫院皆設立感染控制小組，協助指揮調度、組織工作流程，這次真是大派用場了。

不單是醫護，還有許多人員負責清潔、化驗、行政、運輸、工程、採購等等。不同單位、不同層級之間的溝通、聯絡，不容馬虎，不容有失。各司其職，各盡所能。這場面不正是活出格林多前書第 12 章中的「神恩各有不同」，「肢體雖多，還是屬於同一身體」而工作；有「較欠尊貴的肢體」，也有「端雅的肢體」，但互相都不能說：「我不需要你。」。正因同事（肢體）間「彼此互相關照」，得以免得「一同受苦」，而盼望可以「一同歡樂」。

等待我輪班的日子快到了。提早一天（2020年三月十五日）搬進宿舍，有一種「我在這裡！」（撒下 3:4），聽候差遣的感覺。未來數星期，會遇上什麼情況，碰到什麼困難，未可預料，祇抱着「祢的僕人在此靜聽」（撒下 3:10）的心情去面對每一天。結果，不出數天便遇上第二波疫情襲港，入院確診患者及需要隔離人士急升。大部分是世界各地，特別是歐美留學、工幹或旅遊回港的本地或外籍人士。隔離病床需求驟增，不單是瑪麗醫院，甚至全醫管局的隔離病房都不敷應用。多少個晚上，情勢險急，回到宿舍已倦極，仍放心不下，懇切祈求上主「救我們免於凶惡」呀！此時，一方面照顧住院病人，另一方面與其他部門同事及上級管理層討論，想方法解決難題。其中兩項，特別舒緩了人滿之患的燃眉之急：包括在機場設檢疫區快速測試抵港旅客，還有在各醫院盡快加設二級隔離病床，用以照顧開始漸漸康復，但又未能出院的新冠病人。

經歷五星期駐院工作，慶幸迎來第二波的結束，且在復活節前出現，真是十分奇妙，萬分高興。感謝天主！祢俯聽了祢僕人的禱告。在這之後，第三波再現之前，我又被召喚到另一份工作上服務，所以暫時未有再直接參與抗擊新冠的前線上。

這次新冠疫情，從社會層面比較與沙士當年情況，確有天淵之別。以香港本地來說，沙士由首宗於二月中發現，到最後一宗於五月底診斷，前後三個半月，總數一千七百五十五宗病例，二百九十九人死亡，疫症一去不返。這次新冠到下筆此時，為時已超過一年，本港總感染人數已過萬人，死亡人數暫時剛過二百；但此刻已是第四波，且有第五波或更多波的可能。由此看來，雖說新冠死亡率明顯低於沙士，實質上，其影響之深與廣，比沙士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沙士當年，社會氣氛相對平和，市民整體相信政府的領導和專家的建議，即使對沙士病毒所知甚少、醫療隔離設備嚴重缺乏、沒有新藥或疫苗的曙光，結果仍能在相對短時間內阻斷傳播，結束疫情。能夠做出這般成績，實有賴全社會上下齊心，人人盡責，顧己及人，靠的主要並不是什麼新科技，而是團結合作的精神。

時移世易，新冠發生在本港一個不穩定的時代，社會暴亂已持續半年多，且直到 2020 年中未有消退跡象。政府防疫措施進退失據，專家意見衆說紛紜，前線抗疫人員陣前有變而鬧出短暫罷工，一般市民苦於防疫物資短缺，亂上加亂，無所適從，人心惶惶。雖然相比沙士當年，不論是防疫預設方案、隔離設備、人員培訓、物料供應、檢測能力都更優勝，但最重要是欠缺信任與共認，防疫行動舉步維艱。另加上新冠的「狡猾」，經常出現「隱形」患者，神出鬼沒，有利傳播，防不勝防。長期抗疫，市民亦一再出現鬆懈，酒吧、跳舞、健身群組，聖誕、新春後反彈，使疫情一拖再拖，此刻仍未見彼岸。

對本港經濟影響，沙士可謂不小。幸好，祇屬短暫。疫後的救港措施，使各行各業得以快速復原，重回正軌。然而，這次新冠久久未退，市面經濟一蹶不振，加上新冠波及全球，若是等待全球各地疫情受控，經濟復甦，似乎還是一個遙遠的目標。

我不禁聯想到以色列民的出谷。本來由埃及就算徒步前往客納罕（即巴勒斯坦），理應最多祇需數個月的時間，但結果卻花上了四十年。聖經裏的記載，原因包括以民因缺水少糧而埋怨和懷疑上主，另造偶像而背叛天主，陷於分裂，以至眷戀以往在埃及為奴的生活，作為領袖的梅瑟也有他的缺失。新冠疫情以來，一次又一次的群組爆發，加上領導抗疫的措施未盡完善，使得一

波一波的疫情去而復返，曠日持久。就如以民那般，一部分人的錯誤，結果是禍及大部分，甚至所有人。

說到全球疫情，眾所周知，新冠情況可謂慘烈。下筆時，全球已近一億三千萬人確診，約二百八十萬人死亡，而大部分重災區為東亞以外，特別是歐美地區。反觀沙士，主要是影響中、港、台、新加坡及加拿大部分華僑聚居城市，全球病例畧多於八千，死亡不足八百。

華人社會吸收了上次沙士的經驗，及早採取防疫措施，武漢及各地封城封區、大規模檢測、常帶口罩、勤洗手消毒、保持距離、減少接觸，在在都幫助控制疫情。然而，其他不少地方，無視世界衛生組織及當地醫療衛生專家警告，未有及早防範，推卸責任，任由疫症大流行，造成大量病患、死亡，醫療系統崩潰，確實令人費解又惋惜。是什麼原因產生這種不科學又無知、對生命冷漠且輕視、高傲而不負責任的思想和行為呢？這猶如出谷紀中，「法郎和他的臣僕心硬」（谷 10:1），重複而有權威的警告一再被忽視，災禍到來時就誘過於人，結果仍免不了自身的重大傷害及損失。對我這個天天試圖在死神手中搶回性命的醫者，這種不必要的犧牲，實感大惑不解，且心痛不已！新冠疫情就有如世界的一次出谷，從紛亂、痛苦和艱辛中，依靠對上主的信賴，摸索着走到福地的方向。

俗語有云：「防患未然」、「預防勝於治療」；《黃帝內經》早提出「上醫治未病」。縱觀中外歷史，對抗瘟疫或傳染病，不外改善衛生環境、減少與患者接觸、隔離、治療和接種疫苗。其中接種疫苗，更是近代醫學一大成就。天花現已絕跡，已往的白喉、破傷風、百日咳、小兒麻痺、癆病等，亦不再大規模肆虐。年輕一代對這些疾病，可能感覺陌生。更近期的，如乙型

肝炎也有疫苗普遍覆蓋，將來一代因此而引致的健康問題，可望持續減少。作為醫者，於新冠疫情早期已瞭解到疫苗的重要，並如其他專家一樣，盼望早有突破。

一年多過去，多得世界各地不同團隊的不懈努力，終於有不同種類的疫苗面世。本應是好消息，然而新事物又帶來新的疑慮，新的問題。那種疫苗更有效？那種有嚴重副作用？那些人該優先接種？那些不適合？這都是需要時間和科學數據，才能好好解答的問題。面對現在有點急就章的情況，實在未能全部立刻解決。再者，可能因著某些偏見或不同立場，對某些疫苗的質疑，甚或流言，此起彼落，實有礙社會整體防疫水平。更甚者，根本抗拒接種疫苗，不考慮社會整體保障，只作個人考慮，可造成防疫漏洞。這些現象有如創世紀中的巴貝耳塔的故事（創 11:1-9），各有各說着不同的話語，不能溝通。儘管專家和官員作了解釋，疑惑一時亦未能散去。溝通要建基於瞭解和信任，沒有後者的基礎，再多的言語也只會是徒勞。

新冠給整個世界、香港本地和我們每個人，帶來很多困難、疑惑、憂慮及痛苦。幸好，社會上也不乏守望相助的精神及行動，例如籌集抗疫物資、派發口罩、消毒液、探訪長者和送上愛心福袋等等。希望這方面的工作會繼續發展並壯大起來，關顧到弱小和有困難的一群，讓香港盡快走出這低谷。聖經和我們的信仰，給我們指引和力量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問題。讓我們常仿效聖方濟各禱文，努力播種仁愛、寬恕、信任、希望、光明和喜樂，為我們自己、我們的近人、以至世界帶來喜樂與平安。